



# 从遥不可及的梦想到名扬国际全民参与 “奥运三问”的世纪回响

在法国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健儿激情拼搏,点燃了国人的体育热情,而中国与奥运渊源最深的城市之一就是天津。1908年,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伯苓等人,首次提出“奥运三问”,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到名扬奥运赛场,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直至今日,依旧昂扬勃发。



## “奥运三问”是哪三问?

张伯苓的曾孙张鉴,从事教育事业多年,暑假期间,他在天津伯苓体育基金会的支持下,与三所学校合作,选拔出十几名中小学生,通过培训、实地走访等方式,帮助孩子们深入了解天津的体育历史,为他们将来担任小讲解员做准备。

培训的第一课,张鉴决定从中国奥运之旅的起点——“奥运三问”讲起,由于当年提出的时候,只有英文版本,没有中文版本,因此这“奥运三问”翻译成中文到底是哪三问,一直以来说法众多,为了探寻最准确版本,张鉴带着孩子们来到南开大学校史馆,请学校档案馆的老教师张兰普,给大家展示了一份116年前的原始档案,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08年,张伯苓等人提出的“奥运三问”原文:中国何时能派出一名优秀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出一个优秀运动团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邀请世界运动员到中国参加奥林匹克竞赛?

“奥运三问”的提出,是张伯苓等人受到西方先进理念的触动后有感而发。跟张伯苓共同提出这三问的美国人饶伯森,身为天津青年会干事,与同在青年会任职的张伯苓交往密切,在当年的一份年度工作总结中,饶伯森写道,“奥运三问”的第一次亮相,是在1908年10月举办的一次学生联合运动会上,那次运动会共有包括南开中学在内的10余所学校、140多名学生运动员参加,当时“奥运三问”以标语的形式出现在了赛场上,“饶伯森在报告里将‘奥运三问’叫作Slogan,应该就是作为口号弄在横幅上,举着上场,类似现在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些标语一样,但它的意义很大,带动了整个中国现代奥林匹克理念的一个发端。”张兰普说。

1932年,中国短跑健将刘长春,在张伯苓、王正廷和张学良等人积极推动

下,代表中国远赴美国洛杉矶,成为第10届奥运会上唯一一名中国运动员,之后多年,历经战火洗礼,直至新中国成立,浴火重生的中华民族在逐梦奥运的路上风雨兼程,派出一批批运动健儿,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奥运三问”在提出整整100年后,全部有了圆满的答案。

按照目前计划,坐落在南开区东马路上的天津青年会旧址,未来将被改造为中国国家篮球博物馆,而张伯苓纪念馆也已经开始选址筹建工作,张鉴正在培训的那些孩子,将是这些场馆中的第一批小小讲解员。张鉴说:“我们都说张伯苓校长是燃志之师,把我们的爱国之火都点起来,我们今天做的这件事,实际上就是燃志新苗,这些孩子就是小火种,点亮他们,等到他们对历史、对体育精神都耳熟能详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能提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奥运三问’。”

## 把“奥运”送到居民身边

在河东区二号桥街道,有一处占地25000多平米的综合性运动场地,环境整洁,设施齐全,足球场、篮球馆、羽毛球馆一应俱全。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处闲置多年的破旧厂院,后来,天津乐跑体育文化传播公司将整片厂院租下来,跟街道携手,清理杂草、铺设水电管线,下大力气打造成了现在的乐跑运动派体育街区,盘活了街域内的闲置资源,也为附近居民增加了一处娱乐健身场所。

为了给新建的场馆吸引人气,二号桥街道与乐跑公司一拍即合,决定发动全街居民,到这儿来举办一场社区居民足球联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强说:“贵州有‘村超’,那我们能不能搞个‘街超’?都是居民,也不需要踢得多好,重在参与嘛,我们的初心就是让大伙儿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感受奥运的热度和精神。”

为了降低组队难度,增加大伙儿参与的积极性,于强他们提出,由全街16个社区,各派出一支居民足球队参赛,可以跟街道内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区联合组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动员,所有社区都组建起了自己的球队,队员除了社区居民,还有民警、外卖小哥、企业职工等,老少齐上阵,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激烈角逐。

通过这次“街超”,乐跑运动派体育街区在二号桥街一下子打响了名气,足球场、羽毛球馆经常爆满,就连正在施工中的篮球馆都接到了不少预约电话。未来,乐跑公司计划继续跟街道合作,开展拔河、跳绳、亲子运动会等适合更多年龄层居民的趣味赛事,并打算在10月后再组织一次秋季“街超”足球联赛。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二号桥街道“街超”足球赛决赛

## 奥运赛场上的乒乓时刻

提起前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马文革,许多人都不陌生。1968年,马文革出生在天津,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姐姐所在的十八街小学乒乓球队,跟着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孩子们一起训练,他在乒乓球方面过人的天赋自此被激发出来。1981年,13岁的马文革正式成为天津市乒乓球少年队队员,并在1985年顺利入选国家队。

1989年举办的第40届世乒赛,中国男乒仅拿到团体银牌,其他项目成绩十分不理想。回国后,马文革和队友们积极改进器材、改变打法,国家队还特意召回了远在意大利执教的前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蔡振华出任教练,定期带队出国,跟外国运动员一起训练,在对抗与磨合中了解对手。马文革作为主力队员,更是被寄予厚望,除了吃饭睡觉,他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训练上,一遍一遍研究外国选手的比赛录像,最终顶住压力,克服十几年



马文革指导小球员

形成的肌肉记忆,练成了横板两面反胶打法,速度和控球能力全面提升,在1989年的世界杯赛上,马文革一举夺得男单冠军。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马文革再次作为主力选手出现在赛场上,可是刚进小组赛,他就遇到了非常强劲的对手,“当时我小组里有一个选手,是捷克的科贝尔,他反手好,我反手相对来说差,第三局打到19比16,他领先,我感觉很难捞回来了……这时候其他打完小组赛的选手就过来围观我俩,瓦尔德

内尔、佩尔森这些种子选手都坐在看台上盯着,希望我被打下来,因为佩尔森也怕在后头遇到我,那个时期他还没赢过我。我当时就一门心思拼了,一分一分熬,心脏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发球手直抖,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要是连小组都出不了线,那不是没脸回国了?”马文革说。

经过一番鏖战,马文革从小组赛中惊险胜出,最终在那届奥运会上,获得了乒乓球男子单打项目的铜牌,创造了当时国乒男单的最佳奥运成绩。

1995年,世乒赛在天津举行,当时的马文革肩伤初愈,但他依旧不负众望,出色发挥,帮助中国队成功斩获男团冠军。在辗转国内外打球多年后,2009年,马文革开始担任天津乒乓球队总教练,后来,他又创办了自己的乒乓球俱乐部,致力于培训青少年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人才。他常说,这份事业是他运动生涯的延续,也是他对奥运精神的传承。